

萍鄉張亮采編纂

中國風俗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國風俗史

第一編 渾樸時代

第一章 黃帝以前

第一節 太古人民之飲食衣服居處

禮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蓋巢穴爲初民之居處。而其飲食。則由果食時代。進而爲鮮食時代。再進而爲艱食。則神農氏時也。火化始於燧人。民間漸脫茹毛飲血之俗矣。太古之民。被髮卉服。蔽前而不蔽後。其後辰放氏時。始知拏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冒首以去靈雨。號曰衣皮之民。至神農時。紡織麻枲。則皮服之俗已變而爲布服。不過至黃帝時。而衣裳冠冕始備耳。謹按。飲食爲人類生存競爭之要素。故無之則爭且亂。有之則足以平爭而止亂。禮禮運。謂爲人之大欲。而近儒仁和龔氏。名自珍。號定齋。以能飲食民爲帝者之始。諒哉。

言也。彼庖犧、神農、后稷，皆被其飲食者所上之徽號。而堯之遊康衢，至聞耕食鑿飲之歌。又史稱赫胥氏之民，鼓腹而遊，含哺而喜，無懷氏之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亦可見民間生活問題之關係不小矣。且太古國家，無君之名稱，祇有酋長。酋本釋酒。說文引伸之，則以酒官爲大酋。禮月令：乃命大酋。鄭雅釋詁：尊，高也。漢趙岐注：尊，貴也。齊之稷，下猶稱引說文。訓酒官法度，而引伸之，則爲高爲貴。長者爲祭酒。後人稱天子爲至尊，是也。酒爲飲食後起之事，有酒則飲食之饒足可知。故酋長亦卽所以紀念其能飲食民之意耳。近世民族帝國主義發生，各國政策，全注射於殖民之點。殖民云者，質言之，卽爲民謀食也。至於講求飲食衛生，猶其後焉者耳。然則飲食不但足以覘風俗之奢儉，亦可以考世運之隆替矣。

第二節 畜牧

太古之民，多取天然物以爲食。禽獸亦天然物之一種也。狩獵時代，於焉仰足。然狩獵不可必得，得之亦不勝勞苦。且今日得之，今日食之，明日苟不從事狩獵，則不得。

食也。於是積多少之經驗。始知牛羊犬馬雞豕等類。易爲我所生得者之易於馴服。家畜之始。必先將所生得者。圈之於家。食之有餘。則供玩具。以此漸得考察其性質。英人甄克思謂。象擾之事。始於擲禽。以爲玩好。至機不可忍。則殺而饗之。由是知畜類。可以遂定爲家畜之種。常畜之於家。遇狩獵不足之時。取而用之。然後禽獸始爲我所常有。種類孳息。不待狩獵而饒足。是爲遊牧時代。此時代殆始於庖犧氏時。繹庖犧之名義。而知庖犧固教民畜牧者也。

第三節 農耕

遊牧之世。民隨水草遷徙。土著絕少。至神農氏時。民始知播殖五穀。則行國變爲居國。且畜牧必擇善地。而農耕隨地皆宜。肉食有時生病。穀食不惟不生病。并能養人而卻病。非多經考驗。不克知此。畜牧成效易觀。農耕之收穫。必歷三時。非民智大開。不能確信而耐久。中國以農立國。而風氣早開。於是時。由是安土重遷。井里釀成仁讓之俗。五穀之食。利賴至今。非偶然也。

第四節 貿易

狩獵時代。全社會衣食相同。無所謂有無。卽無所謂交易。至由狩獵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耕稼時代。不能遽廢狩獵畜牧之事。狩獵畜牧者不必耕稼。則於粒食常不足。耕稼者不必狩獵畜牧。則於肉食常不足。旣不足矣。於是有無不得不交通。而貿易之事以起。易繫辭言。神農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集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也。然當時貨幣未興。除以物交易外。大概山居之民。交易以皮。水居之民。交易以貝。故皮貝卽爲當時之貨幣。觀漢時尙以皮爲幣。而財賄寶貴等字皆從貝。可以知矣。

第五節 金屬器物之使用

近世地質學家。考太古人民進化之度。謂必經過石器時代。而後入金屬時代。金屬時代之初。又必先經鐵器時代。而後入銅器時代。蓋草昧初開。爲防敵禦獸而武器重。爲渴飲饑食。而飲食之器。耕作之器起。飲食之器。由窪尊、杯、飲、土盞、土甬、易之以陶甒。而解剖犧牲。不能不借助於庖刀。刀固須金屬也。耕作之器。有耒耜。有鋤耨。有

斧斤。鋤耨斧斤亦須金屬也。武器以防敵禦獸。兼爲狩獵之利技。民智未開。祇知用石。至燧人氏鑄金作刃。其時必發五金之礦。故由用石時代。突入用金時代。至庖犧時。遂有干戈。神農時。遂有斤斧。而蚩尤之鎧刀劍矛戟大弩。此其濫觴矣。

第六節 婚姻

上古雜昏時代。以女子爲一國男子所公有。

社會通詮注云：蠻夷男子。於所娶圖騰之女子。同妻行者。皆其妻也。女子於所

嫁圖騰之男子。同夫行者。皆其夫也。凡妻之子女。皆夫之子女也。其同圖騰同輩行。則兄弟姊妹也。與其母同圖騰同輩行。則諸父諸母也。母重於父。視母而得其相承

之宗。故凡蘧氏之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亢倉子風俗通說皆同。因之血統相續。咸以女而不以

男。而姓字從女從生。卽古代帝王。大抵從母得姓。如神農、黃帝。皆爲少典之後裔。而

神農姓姜。黃帝姓姬。則以母姓不同之故耳。其於婦女也。視之如奴婢。亡國之民。降

爲臣妾。後世猶然。此時婦女。多因戰勝他族。俘虜而來。故以奴婢待之。此外又有標

掠婦女之俗。其標掠必以昏夜。所以乘婦家之不備。婚之從昏。謂以昏時行禮。古則以昏標掠。今以士昏

禮觀之。猶有標掠之遺義。

社會通詮曰：歐俗嫁娶。爲夫與相者。稱良士。此古助人扞賊者也。若士

昏禮之婿行親迎必以從車載從者婦入夫門有姆有媵咸從婦行非卽古時助人奪婦助人扞賊之遺俗乎。然標掠與俘虜固卽當時婚禮也。至庖犧制爲儷皮之禮則易標掠而爲買賣矣。古者以皮爲貨幣儷皮爲禮。乃所以酬此女之值。周時婚禮除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外納采問名納吉皆奠雁則以畜償值。又以皮償值之一變俗也。旣以買賣婦女爲婚姻則無同姓異姓之辨更不待言矣。案俚俗每於春時合隣峒男女束裝來遊攜手并肩互歌相答名曰作劇。有乘時爲婚合者。父母率從無禁。又每村男女衆多必設一樓登必用梯名曰闌房。遇晚村中幼男女盡駐其上聽其自相諧偶非卽太古風俗之現影歟。

第七節 喪葬祭祀

孟子謂（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唐杜氏通典謂此卽太古之凶禮蓋棺槨未備之時固應如此。太古民智未開其神權之迷信甚深。八蜡始於神農其祭也至於迎貓虎雖重農主義亦因民也。又秦壹氏嘗正神明之位神民氏使神民異業蓋多神教。凡物教

之盛行於是時。可意想而知矣。

第八節 歌舞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樂音者。歌之所從出也。歌者。所以補言之不足也。太古之民。言語漸次發達。遂不知不覺。而衍爲聲歌。以發抒其心意。東戶氏時。民間之歌。已能樂而不淫。至祝融氏。聽弇州之鳴鳥。而作樂歌。亦不過以此定爲民間之標準耳。且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之樂也。投足則已具有舞之神情矣。陰康氏作樂舞。以救民氣鬱闕。筋骨瑟縮之患。則又注意體育。開後世舞勺舞象之風焉。文子誠精

篇（曰。聽其言。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當時之歌詞。傳自民間者。如伏羲網罟

之歌。神農豐年之詠。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夏侯元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民食穀時。

則有豐年之詠。唐文粹元結補樂歌十編。網罟伏義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義能

易人取禽獸之勞。歌辭曰。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

罟設兮山不幽。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播殖之功。辭曰。猗大

帝兮其智如神。分華實兮濟我生人。猗大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皆

表揚其君主。最有益於民生之事業。蓋自古至今。凡君主最有益於民生之事業。民間常不能忘。而傳爲歌咏。而網罟豐年。皆關於飲食問題。以此可察知當時民情之趨向矣。

附太古帝王表

循蜚紀

鉅靈氏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佺神氏

犁靈氏

大騭氏

鬼騭氏

弇茲氏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空桑氏

神民氏

猗帝氏

次民氏

因提紀

辰放氏

蜀山氏

脰傀氏

混沌氏

東戶氏

皇覃氏

啟統氏

吉夷氏

几蘧氏

徕韋氏

大巢氏

燧人氏

禪通紀

軒轅氏

帝非黃

祝融氏

庖犧氏

女媧氏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驪連氏

混敦氏

赫胥氏

尊盧氏

皞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相傳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敘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十紀。疏仡紀自黃帝始。

第二章 黃帝至夏商

第一節 飲食衣服

飲食不外肉食穀食兩種。

尙書益稷謨

黃帝始炊穀爲飯

而橘柚酒醴已登食品

見橘柚

儀狄所發明

嗜酒之俗自上倡之

禹雖惡旨酒而有酣酒之戒

五子歌

而自太康義

和及桀皆淫湎於酒

桀竟以此亡國

殷紂嗜酒沫土化之

成王封康叔於衛至命周

公作酒誥以警戒之

蓋酒害之中於風俗非一日矣

其時烹調之法常用鹽梅爲之

助

尙書說命下若作

和羹爾飪鹽梅

故割烹要湯雖係誣聖之言然亦可見當時之研究烹飪也

育

蠶之事始黃帝。而衣裳冠冕亦起於是時。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也。文明日啟。則華麗日增。故卽堯時之山龍藻火。知民間之繪繡已工。卽禹時之織文、織貝、織縞、絺紵、元纁、璣組、織纊等貢物。知民間之紡織已精。其時又有皮服。禹貢島夷皮服卉服。禹貢孔疏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越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毛罽。禹貢熊羆狐貉皮以供常用。有羽毛、齒革、球琳、琅玕、以爲服飾。蓋漸洗洪荒之陋矣。

第二節 宮室

宮室之制。起於黃帝。管子黃帝有合宮。白虎通黃帝作宮室避寒濕。是也。黃帝又創樓閣明堂之制。漢武帝時方士言黃帝爲五城十二樓。帝王世紀黃帝之時。鳳凰巢於阿閣。史記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可證。至夏殷時。則宮室更以壯麗爲尙。觀桀殫民財。造瓊宮瑤臺。紂實財鹿臺。爲瓊室玉門。作沙邱宛臺。爲遊宴之所。足見一班矣。蓋君主之建設。民間常受其影響。以漸爲風氣。故卽其時君主宮室之美。可知民間宮室之不甚相遠也。

第三節 文字

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案結繩之

治。蓋在燧人氏時。書契之作。實始伏羲。

伏羲畫卦。即字。如乾（三）為天。字。坤（三）為地。字。漢書坤作（三）坎（三）為水。字。今水。尙作（三）與巴。

比尙楔形文字之（二）（三）（四）（八）（十）（廿）（卅）等字。以陽爻示奇數之一。陰爻示偶數之二者。正同。近人攷易為古代字典。謂易之文皆所以解釋古字。

至黃帝

之史倉頡。始作六書。民間用以記事。即謳歌亦藉以流傳。名物稱謂。并得表著。以供後人之考究。不但一洗結繩之陋已也。文字為智識之搬運具。而此時之民已利用之。殊堪駭絕。

第四節 漆器陶器之使用

尙書禹貢。厥貢漆絲。子華子。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惕戒於塗髹。髹、漆器也。蓋有虞氏作漆。布漆於器。而後世始有漆土焉。陶窯字古止作𡗗。外從勺。象形。內從缶。指事也。說文曰。古者昆吾作𡗗。其說出於世本。亦見呂覽。按昆吾國名。即春秋衛地。所謂昆吾之墟也。衛地濱河。虞舜陶於河濱。或卽在是歟。據高誘呂覽注。韋昭國語

注。昆吾爲己姓始封之君。吳回祿之孫。陸終之子。時代實在舜前。作陶者當卽其人。而或以昆吾後裔。爲湯所滅者當之。誤矣。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蓋自器不苦窳以來。瓦甒泰尊。名詳禮器。啜型飯墻。用達宮廷。厥後世傳其業。闕父入周。猶爲陶正。有自來矣。

第五節 人民之程度

(甲)民之好惡。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論莒僕篇。(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教之則頑、舍之則鬻、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

饗饗。元愷四凶皆出自民間之輿論，舜能舉之去之，遂爲天下所戴。民情大可見矣。近世羣學家言：欲善其羣，必先去一羣之蠹。四凶，民之蠹也。而民惡之，必除之以爲快。已有自善其羣之觀念，且既以貪食、黷貨、不分財、恤窮爲惡，則深惡利己主義而尙公德、謀公益、均財產、營共同生活之觀念生，以掩義毀信，不可教訓，比醜類，誣盛德爲惡，則注重道德而保全善類，服從教訓之觀念生。社會之裁制，固易於得力也。

(乙)民之自愛。刑法起於後世，所以濟教化之窮也。唐虞之民，皆服教而畏威，故舜之五刑，不過用三苗所制之名號，實常以象刑養人廉恥，尙書益稷謨方施象刑惟明。大平御覽引慎子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赤其衣，犯臠者以墨蒙其臠處而畫之，犯宮者履維非，犯大辟者衣無領。」北堂書鈔引然則民知自愛，五刑正可不設也。至夏則有牢獄之制。夏書即有殺戮之法。左傳昭十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今夏書無此文。蓋世益變而法益嚴，不得不用刑。特夏人制之，而託之於皋陶耳。商湯則有官刑墨刑。伊訓：臣下不以警官

吏之陷於三風十愆者。而三風中之恆舞、酣歌、殉貨色、比頑童、與禹戒之酣酒、嗜音、內作色荒、同意。當時此種風氣。必已傳染於民間。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刑之作。治官卽所以治民也。然夏商之民。雖不及唐虞。要其干犯法禁者鮮矣。

(丙)民之戴上及愛國。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蓋堯舜禹以天下爲公。民亦仰體其意。注重於進賢。不斤斤於傳子與不傳子也。然以民情之傾向。始得定傳賢傳子之局。其勢力亦不小矣。

夏大康失德。有窮后羿。有窮國名。因民弗忍。拒于河。尚書五子之歌。夏后相避羿。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少康居綸。邑名。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

卒復禹績。

非見春秋及哀元年傳

蓋凡欲滅人之國家者。必因其民有鬱而必發之勢。然後

從而爲之發動。則其勢自如摧枯而拉朽。湯因夏民有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之語。而始伐夏。湯之未伐夏也。先征葛。因葛伯仇餉而民怨之也。由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後來其蘇。誠有如孟子所謂若大旱之望雲霓者。紂之無道。小民與爲敵仇。武王伐紂誓師。因引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古言。而直指紂曰。乃爾世仇。以激動民心。遂有倒戈之事。此其明徵也。羿之因夏民代夏政。似後世莽操之所爲。而其因民弗忍。固未嘗不假仁義以煥咻之也。夏民之從之也。偶然也。勉強也。愛國之心未嘗泯也。故少康以夏裔而圖恢復。遂能號召忠義。以一成旅而建中興。蓋愛國心卽國魂。宜其一呼而凜凜有生氣也。且國之亡也。必有暴君如桀紂以招民怨。然後民離之。夏后相未聞失德。而羿滅其國。民安得不有反正之意。況卽暴君可惡。而民之惡暴君。尙不如其愛祖國也。紂之凶惡。民可以倒戈。然旣爲周民。常有狡焉思逞之事。武庚因此畔周。周公東征三年而始

克之。宋儒王氏伯厚曰：（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既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饑民，不敢有怨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蓋周人對於商民之愛國，不但畏之，而且敬之也。若夫箕子感故宮禾黍，作麥秀之歌。史記：箕子朝周，過故宮，其詞曰：麥秀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夷齊不食周粟，作采薇之歌。史記：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首陽山，餓且死，作歌，其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呼嗟，祖兮，命之哀矣。尤仁人君子所聞而心惻者。

尙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雍者，和也。謂風俗大和也。是以擊壤之歌。帝王世紀：帝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其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康衢之謠。列子：堯遊於康衢，以察民情，有兒童謠曰：立我

識民莫匪爾極，不忘帝力順帝則，其戴上之忱，誠有如瞻雲而就日者。華封人之戴舜而祝舜以富壽多男也。舜觀於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多男多

男而授之職，何福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還于帝鄉，何辱之有？注意於生